

张新蚕 · 著

# 深沉的 依恋

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成熟最晚的女人，  
这女人就是我！

8

良心和嘴巴越是直线，  
生活往往越是漩涡。

作家出版社

张新蚕 著

# 深沉的依恋

作家出版社



明天还会冲动吗？还会如梦如痴地遐想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沉的依恋/张新蚕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1  
ISBN 7-5063-1994-2

I. 深… II. 张…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7027 号

### 深沉的依恋

---

作者: 张新蚕

责任编辑: 张亚丽

装帧设计: 一 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mailto: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net>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7 千

印张: 7.75

插页: 1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94-2/I·1978

定价: 1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作者简介

张新蚕，女，47岁，1976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之后在长春市从事技术工作达15年之久，曾在吉林省某设计院担任暖通室主任和专业工程师。自九十年代初，弃工从文，从事文学探索和创作工作，现任北京市文联《北京纪事》杂志社副社长。



在为马骏驰两年多的服役中，我心中始终隐藏着一般难以告人的狂热。近三年来，我在秘书的岗位上，神思飞扬，才情焕发。那种快感，那种令人神魂颠倒的神妙色彩，那种使人的头皮和头发都感到生气勃勃的刺激力量……一切的一切，是没有这种经历的女人无法比拟和难以想象的。马骏驰的突然调离，正式揭开了三年来的历史进程给我带来的无限丰富的女性感情世界的帷幕。

记得在我起身离开的时候，他踱步一直送我到门口。临近房门，我们像初次相见一样，很客气地握了手。这次握手，我们没有一握就提，而是像两个孩童似的握着手晃了晃，走了一段路程。临近楼梯口，他的手松开了。

这是一次热忱的、有力度的、充满自信但

作者手迹

# 目 录

## 小说

- 深沉的依恋 / 3
- 一小时心曲 / 22
- 辞退之前 / 29
- 夫妻 / 40
- 缘灭 / 47
- 吴处长的黄金上午 / 63
- 愧疚 / 70
- 余热 / 78
- 再生 / 85
- 今夜 / 102
- 冲突 / 107
- 就这么一个宝宝 / 111
- 没人不行 / 114



深沉的依恋



目 录

1

## 散文

天性咏叹 / 119

酸涩的毛桃儿 / 125

真是一个有模有样的少妇吗 / 128

——清晨写真与往事回首

我跟名主编叫板 / 135

我给陈老板和他的妻子打分 / 139

金子 / 144

走近戴小华 / 149

——马来西亚旅行札记

红颜薄命 / 162

清凉的风 / 169

中年风度正翩翩 / 172

珍藏新绿 /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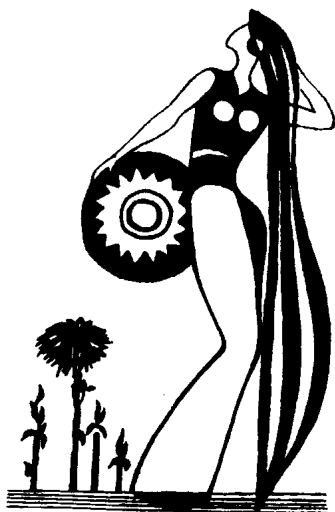
滔滔江水向东流 / 179

丈夫 / 184  
路遇的火花 / 188  
浪花·阵雨·彩虹 / 192  
我的故事 / 195  
文强老人健康探秘 / 199  
在“方阵”中跋涉 / 208  
善读可以医愚 / 214  
唤醒 / 217  
黄埔大学应运而生 海峡两岸反响热烈 / 228  
小鸟喊喳喳 / 231





# 小说





## 深沉的依恋

—

政治家是不哭的，省委书记马骏驰就从不掉眼泪。

如今，马骏驰要走了，他被上级调去了。在得知他将要调走的那一刹那间，我的什么东西仿佛也随之一呼而去，心下顿时慌作一团。

紧接着，我的大脑神经又仿佛与什么遥控器相连，接受到一种强烈的、只有自己才知晓的搅扰。一想到人与人的聚散竟在一念之中，一想到在长久的岁月里不可能再与他共处，心灵就像有什么要丢失似的。

当天晌午，我独自上街了。

无限的怀恋笼罩着我的心头。我被一种极为奇特的心情所驱使，默默地、一意孤行地、毫无目标地走着；我低着头，缓缓地、不知倦热地走着。夏风吹拂着流泪的脸颊，无法向第三者倾诉的情感通过一步又一步的脚印注入了大地。

我脚下的这条硬土道很长，越往北走越僻静。终于，在

一个寂静无人的杳杳，我双手捂面，出声地哭了。

哭吧！尽情地哭吧！这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必须得以宣泄出来的哭！

在为马骏驰两年多的服役中，我的内心始终隐藏着一股难以告人的狂热。近3年来，我在秘书的岗位上神思飞扬，才情焕发。那种快感，那种价值，那种令人神魂颠倒的神秘色彩，那种使人的头皮和头发都感到生气勃勃的刺激力量……一切的一切，是没有这种经历的女人无法比拟和难以想象的。马骏驰的突然调离，正式揭开了3年的历史进程给我带来的无限丰富的女性感情世界的帷幕。

对于人的感情，它的开始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它是偷偷地、慢慢地经过了数月数年之后才爬进人的心灵；有时候却似子弹一般击中人的心。

三年前，当我从省委研究室调到新任省委书记身边做政务秘书的时候，心态颇似林黛玉进贾府——举止察言观色，事事谨小慎微。

影影绰绰听说马骏驰多年独身一人，面容、行为大都一本正经，微笑时还好，严肃起来特吓人。在省委几个书记中，他以冷峻、从不感情用事著称。他一旦动怒批评起人来，会使对方无地自容；他对己要求甚严，与工作无关的事极少涉谈，处理日常工作，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这一年的12月29日中午2:20，我第一次跟他握手，惊讶地发现他的右手背上有一块直径约3厘米的疤痕。第一眼望见他，不禁暗暗惊叹：省委书记马骏驰竟然是一位典型的美男子？！他身材魁伟，胖瘦适中，前额尤宽，面庞黑红方正。特别是额下那两道浓黑浓黑的呈三角状的眉峰和那双威严深邃的大眼睛，冷眼一看不由得使我想到了已故的

周总理。

之后便是相当有准备地、严谨而认真地与他共事了。在最初为时不短的日子里,我难以摆脱内心的紧张,每次见他,免不了像怀里揣着十五只兔子——七上八下。

记得在介入工作的第三天,中央顾问委员会来了一位首长,说是要率若干人在马骏驰办公室稍坐。得通知,我热情万分,手端茶盘茶碗,边放茶盘边心想,待会儿客人来,别慌,别慌……突然,“吱扭”一声,里间的房门被人打开了。须臾,走出一个人来,回头望去,原来是马书记。瞅见他,我心中便生三分怵。唉呀,我这是怎么啦?手为何这样颤抖?为何连打冷战不止?就听得茶盘里的磁杯叮咣叮当一阵乱响,真真是越响越慌越慌越响,脸上火辣辣的,好一阵燥热。如果此时此刻有人能看到我的脸,一定会联想到刚刚出锅的热螃蟹。

所幸,我很快便适应了新的环境。这一年,正值千部队伍新老交替,党内及社会上的新旧矛盾纵横交错,工作千头万绪。围绕省委书记的社会活动,我几乎每日都与电话、信函为伴,首长指示上传下达,不同文件分类归档,楼内楼外迎送宾客。我每日接拆群众写给他的信件少则十几封,多则近百封。在肩负着全省工农业领导重任的时日里,马骏驰肩上的担子是不言而喻的。我每天呈送他过目的文字,少则万字,多则可达近10万。

这一年的仲夏,全省大范围内遭受水灾,伏汛期的一个午夜,一场8级大风夹着大雨袭击了我省若干地区,各地市的紧急电报和国务院的慰问电接踵而来,从抗洪第一线传来的消息说明着情势叵测:碗口粗的树木被拔起;数米高的大浪数百次地冲击着堤坝;空中行云片片,迅雷不及掩耳。

天气的狰狞令马骏驰等领导不可坐视，省委常委紧急会议连夜举行……

几天之后，机关干部除了少数人留守电话，大都赶赴抗洪第一线。

我是女同志，在灾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被派回机关。主要领导去了灾区，家里工作不言自重。办公厅秘书处张处长尤其忙得打不开点。张处长托我代他出趟门，所办事情很简单：马书记半月前赶赴灾区，临走时给他住院的儿子留下150元钱。通常情况由办事员到邮局汇寄，如今闹了灾，他儿子马山所在的那家医院地处重灾区，详情不明，我务必尽快将钱送交到马山所在的白榆市颐和医院。

我欣然领命，没用上3天便轻轻松松返回了省城。

这天下午，公务员王小敏“咣”地一声推门进来：“任姐，老吓人的！马书记睡觉的那屋有好几溜大白蛆往墙上爬，我上凳抓了几次，谁知越抓越多。今天我一开抽屉，哎哟！一堆子面包、奶粉、方便面，还有已硬邦邦的碎点心，有一条从酱盘里爬出的大蛆正下崽呐！”

“怎么还有酱盘？”我有些不解。

“您刚来还不知道吧？马书记吃饭是有名的能对付，不吃好的，大葱沾大酱，山东大煎饼卷辣丝干豆腐，大米粥拼腐乳，对付对付就是一顿。”

“是嘛！走，看看去。”“吧瞪”一声，我带上了门。

省委办公大楼呈一字型，总长80余米，中部为4层，两侧为3层，走廊宽2.5米。在走廊南北两侧不等的距离上有一扇扇宽度不一的单开门和双开门，每扇门的上方钉有白底黑字的方铁片，马骏驰的办公室位于主楼三楼的东侧，门牌号：310。

打开310房,可见办公室由工作间和卧室两个房间组成,连通两室的是一普通的棕色木门。

马书记的办公室明亮而雅致。南头偏东是一张古铜色两头沉的大写字台。台上压一块厚玻璃板。板上除放有三部电话外,还有笔筒、磁杯、记事台历各一。板下压有G省区域分布图和各部委及各厅局的电话号码。在写字台的左下角摆有一个铁丝篓,其后方偏东搁有一个铝合金衣架。南头偏西是两个高高的保险柜,距柜顶两米远,挂有一张中央政治局某要人来G省与众多干部的合影。照片的下端是一张能坐三四人的长条沙发,上面罩有藕荷色沙发布,靠背及扶手上罩着洁白的丝纹巾。

我和小敏穿过棕色木门来到里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套双开门玻璃书柜。《马克思主义学说史》、《资治通鉴译注》、《科学社会主义概论》、《自然辩证法原理》,各类书籍琳琅满目。书柜的南侧是张木板床,床头板上有人工烙刻上去的几抹子山水花纹,床上铺着朴素的单人床单,在卧室的西南角有两个博古架,上面陈托着一盆大叶青和一盘马蹄莲。距花向北两米远处有一张极普通的长方桌,桌上陈列着饭盒、盆碗和电热杯等餐具。紧挨方桌的是一台电扇和一个盆架。

王小敏躬身拉开长方桌中间的抽屉,手指道:“任姐,让您说吓人不吓人!”她做出惊惶状,凝视我,意在引起我的共鸣。

我低头一看,果然,大蛆小虫在碎碎叽叽的面食里咕咕啾啾,抽屉四周布满了由各类碎渣交织而成的网块。“喔唷!快快……”

我猛然想到了省委秘书长王似愚。王似愚,55岁,不

光身体棒得像铁塔，裁决问题也有过人的胆魄，不管多难应付的事情，一经他处理，均可化险为夷。

“小敏，咱俩都不便处置书记的私人物品，快把王秘书长找来……”

“倒掉！统统给我倒掉！简直不可思议！”王秘书长扫了一眼抽屉，笑斥马骏驰道：“这年头连工人农民都不稀罕的东西，他还当宝贝留着。这在高级干部堆里少有！工作起来属钢条钉儿，日常生活还不如个挑脚的卖茶的……”

“王秘书长，这床底下还泡着一脸盆衣服。马书记泡衣服是常事，领导上没话，我们明明知道就是不敢动。”

“任祖帼，给行政处刘处长挂电话，就说我有事要研究。今后不管哪个公务员分管三楼东侧，只要见到马书记泡衣服就主动给洗……”

我拐到外间办公室，迅速操起电话机。

刘处长见过王似愚，真假掺半道：“什么？我们不主动？你要是这么说，我可有一百句话等着。王秘书长，你都不知道马书记那脾气。他常年住办公室，冬夏都明摆着的事。冬夜办公室肯定冷，我们曾让电工班安个380瓦的电暖炉，不让；后来冻感冒了，冻得伸不出手了，才答应安个220瓦的。夏天光说生虫子，油盐酱醋应有尽有，还能有好？一次我们笑他自己弄晚饭，他自己也笑。第二天早上我们叫食堂派人上楼送饭，他收了，再送，就像你王秘书长打电话叫我来听话一个样，说是呀省委食堂的师傅们很累，仅饺子部的师傅们每天要包1200个饺子，要包几十斤面的馄饨，不能因他住机关再给食堂添事端。好在洗衣服这事是您的指示，再批评人，我可不负责……”

……





凭直觉,我在马骏驰的脸上发现了那么陌生的表情……